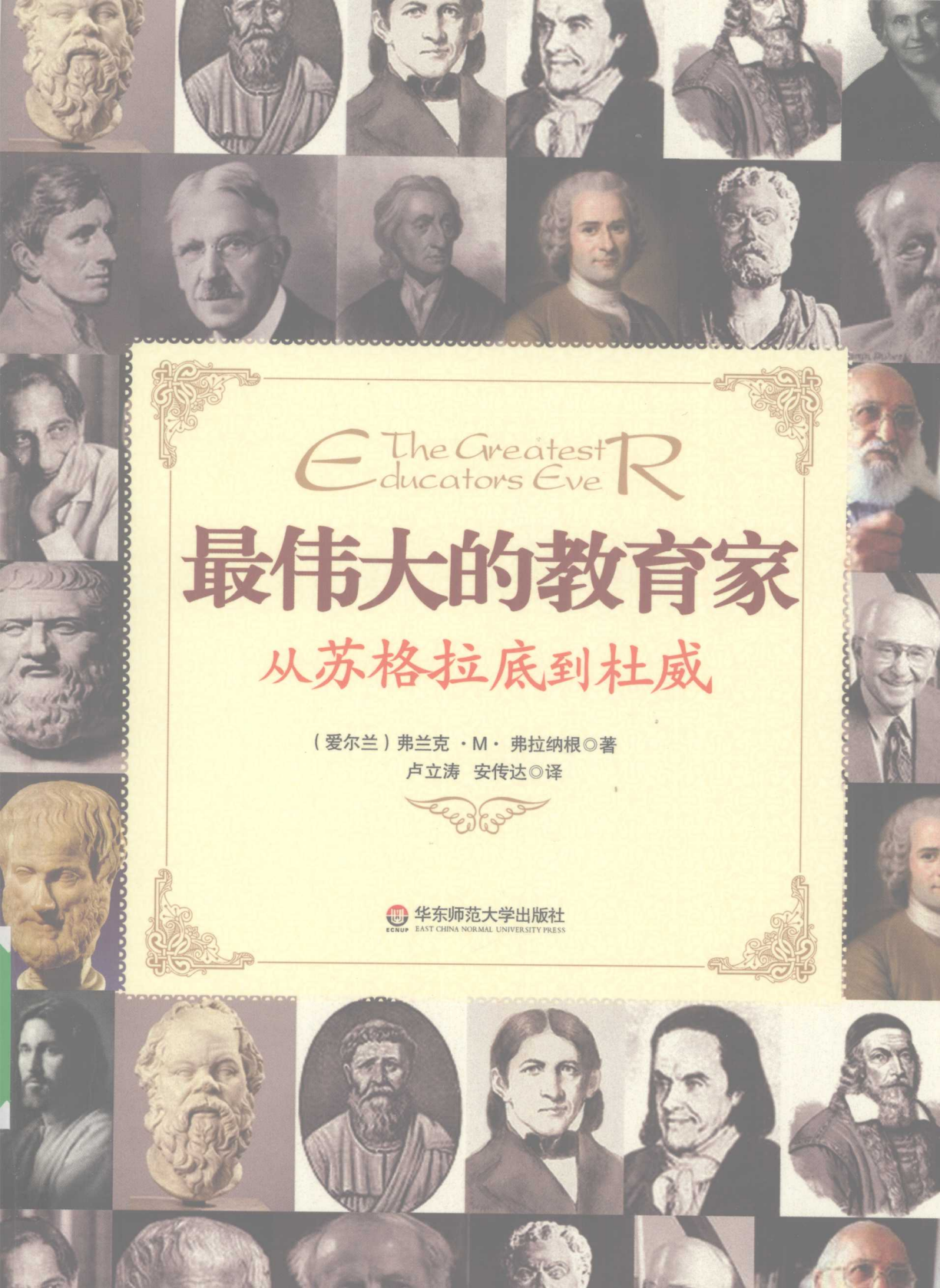




*The Greatest
Educators Ever*

最伟大的教育家

从苏格拉底到杜威

(爱尔兰) 弗兰克·M·弗拉纳根◎著

卢立涛 安传达◎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The Greatest
Educators Ever

最伟大的教育家

从苏格拉底到杜威

(爱尔兰) 弗兰克·M·弗拉纳根◎著

卢立涛 安传达◎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伟大的教育家：从苏格拉底到杜威/（爱尔兰）弗拉纳根著；卢立涛，安传达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5617-6951-5
I. 最... II. ①弗... ②卢... ③安... III. 教育家—教育思想—世界 IV. G40-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8254 号

The Greatest Educators Ever By Frank M. Flanagan

Copyright © Frank M. Flanagan 2006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8-213 号

大夏心理·教师教育精品译丛

最伟大的教育家：从苏格拉底到杜威

作 者 弗兰克 M. 弗拉纳根
译 者 卢立涛 安传达
项目编辑 任红瑚 李永梅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三河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 开
印 张 14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次
印 数 8 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6951-5/G·3883
定 价 2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引 言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 21 世纪，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在工业化国家里实施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因为一套整体的文化背景已经在这些国家形成了，其特征如下：各级各类的学校，优良的师资队伍，合理的课程设置，系统化的评估与考核制度以及针对特殊需要学生的支持系统。然而与此完全不同的是，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教育规模则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通常只有那些家庭经济条件相当好的孩子以及那些政治精英家庭的孩子才可以接受教育。此外，学校的教学设备、课程设置以及教学的专业技术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显而易见，工业化国家的这种整体化教育状况与公元前 5 世纪现代西方文明之初的希腊城邦的教育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发生在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教育状况倒有些相似：教育是一种随机的偶然性事件，妇女和穷人是可能有机会接受教育的，而对那些生活在令人难以想象的奴隶制国家中的奴隶来说，教育更是一件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那种落后的教育状况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复杂发展过程之后才演变成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教育模式，而且仅凭任何一卷书都无法对这一教育发展过程作出准确的描述。它既是一个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相互交织的过程，也是政治自由与个体人权不断发展的过程，还是人类理解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以及人类对教学与学习所带来的社会效力、文化影响力和经济效益的鉴别能力逐步发展的过程。



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教育实践水平的提高都是构成社会有机整体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它们还作为解释自身发展的部分动因而存在。这二者的发展绝不是偶然的事情，都是无数富于幻想和奉献精神的人们用他们的热情和牺牲换来的。不管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贫穷还是富裕，是出身高贵还是地位卑微，他们都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这些教育先驱者中绝大多数人都默默无闻地生活着，甚至连他们的死亡也不会引起多少人的关注。他们的一生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其所在的社区或者社区周围的孩子们的教育事业。他们坚持不懈地进行学习与教学工作，创建并管理学校。为了极大提高自己所在社区的平民教育，他们勤奋地学习先进的知识和经验。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曾经这样描述过一位教育家：一位村长正在他自己的喧闹的寓所里施教。这是一所小型的学校，而且他运用一定的技巧来管理学生：他有时候表现得非常和蔼可亲，可是有时候又会变得非常严厉。导致他这种明显变化的因素是他对教育的挚爱。

教育先驱者施教的动机不仅来自于他们对学习的热爱，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他们对生活在特定社区里、特定儿童群体中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孩子们所表现出的人性的热爱。

当然，并不是所有推动教育发展的先驱者们都已被历史遗忘。许多教育家的名字像灯塔一样照亮了漫长的启蒙运动之征程。且不管那些教育家的动机是精神的、政治的、文化的、人本主义的，还是综合了以上几种动机或全部的动机，他们都创造出了新事物，他们都提出了新思想，这些新思想可能改变同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认识到了教育青年人的重要性，实际上他们还承揽了挑战无知的具体任务。

本书每一章都会介绍一位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先驱者，讲述他们的教育思想，并着重介绍他们的教育方法。我们这里所提及的教师和思想家都是教育发展和教育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之一，他们和从事革命工作的政治家、具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有发明才能的技术专家以及进步的治疗专家一起共同创造了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创造出了这个我们乐于称之为文明社会的世界。

我写作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对西方教育史上那些最伟大的教育家的教育思



想做一个简洁明了、浅显易懂的介绍。没有一篇文章可以对其主题作一个全面的介绍。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每一章至多提供一位教育家的思想和教学方面的信息，也可以说是为了抛砖引玉，提供一个可以沿着这一主题继续深入研究的基石。这些章节的内容不适合用作探索某种深刻而全面的理论的阅读材料，也不是某种理论的详尽的介绍。在可能的情况下，每一章应该说明主题自身的问题，而且只对主题自身的问题进行说明。

教育与社会

毫无疑问，专注的读者当然可以识别出本书的主题。毕竟所有涉及的人都在写着相同的内容，或者是做着同类的事情，即某个社会应该如何完成教育青年人的任务。每一具体个案的教育任务都不会与同类教育问题相差甚远，更不会完全不同。每个社会中都有很多正在茁壮成长的、即将加入到成年人队伍中来的儿童和青年人，同时这个社会的独特文化都要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不管教育还能够发挥其他什么样的作用，它首先必须宣扬该社区的认同感，因为社区是教育活动得以开展并得到维持的地方。人类社会的教育既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也不是一种随机的行为。它是人类社会为了保证其连续性而进行的一种系统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儿童作为新的人类成员必须得到应有的教化。他们需要从只关心利己主义需求的自我主义者转变成不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个体，他们需要为了集体利益而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他们还要具有忠诚的品质以及怜悯之心。简言之，任何一个社会为了得以生存都需要把社会的生活需求而不是个人的自我满足需求放在优先的地位。如果这个社会想要繁荣昌盛的话，则更需要特别关注整个社会的生存需求。从希腊人最早运用的反思教育模式以来，教育一直被看成一个灌输必要的纪律和自我控制思想的过程，是将一个完全以利己主义为中心的孩童转变成一个具有社会意识和道德觉悟的好公民的过程。一个社会不能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可是有生存能力的社会通常都是这样做的：为了生存，人类社会必须达成关于核心价值观和重大信仰方面的普遍共识。如何建立这种普遍共识以及由哪些人推动建立这些普遍共识，则是有关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方面的核心问题。



到了近代社会，法国的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识到了建立普遍共识的问题。但是早在两千多年之前，柏拉图在其教育理论中已经把普遍共识问题作为其学说的核心内容了：教育的职责就是确保公正社会的稳定性。这就是各国长期强制性地推行教育的一个原因：一个社会的生存能力取决于它把该社会的共同生活的基本原则适当地传授给年轻一代的力度。一个社会必须确保学校把必要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灌输给年轻人。借用涂尔干的话来说，人们务必做到在社会的任何角落里都不存在儿童不明白必要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情况，务必保证该社会的每个地方的年轻人都怀着应有的尊敬来谈论这些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

因此，一方面教师成了这个社会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传授社会的重要信仰和价值观念。社会不允许教师把他们自己独特的信念传递给学生。然而，渐渐地有些教师不再按照社会要求的那样全心全意地给青年人灌输正统的信仰和价值观。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些教师要么被迫接受社会现实，要么就选择离职。如果他们想颠覆现有的教育思想，他们必须选择谨慎的方式或者他们可以像尼尔（A. S. Neill）那样建立自己的学校，也可以像玛利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那样创建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可是在一般情况下，那些没有受到任何新思想影响的教师都可以专心致志地进行教育教学工作，他们把现行的教育信仰和价值观转化成一种自身的生活方式，并在个人的行动中表现出来。他们的这种做法可以为学生树立个人生活的榜样，有助于了解现行的道德规范。虽然受到个人风格的限制，但教育应适用于所有人群。

过程

显然，如果社会对所有人的教育都是千篇一律的，那么教育制度就变成了一种受到压制的、静态的政治制度。教育变革也就完全不可能出现了。因为如果所有人都为了达到同化而接受现状并拥有一套完全一致的思维模式，那么，创新、提高、发展如何得以实现呢？柏拉图和杜威的重大区别就在于此。例如，柏拉图心目中的国家应该是具备一套得到普遍认可的确定性规则，而且这些确定的规则是用来反对变革的有力证据。一旦这个完美的国度按照柏拉图的



原则建立起来之后，所有努力都将是为了保证这个国家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在柏拉图看来，任何对完美社会的变革都是一种退化。但是杜威意识到：如果没有变革，整个社会将面临停滞不前和死亡的境地，变革就是生命，变革就是发展。

所以对每一代青年人进行教化时，一方面要使他们成为稳定可靠的社会成员，同时还要让他们保留社会变革所必需的创新精神。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培养青年人的反抗意识和向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挑战的精神。这种社会需求决定着两种相互矛盾的教育目标同时并存状况：维护教育现状和促进个体的创造力。

但以上原因还不能全面地解释人们为了教育发展而长期进行的各种努力。由于我们在本书中介绍其思想的教育家多半不是国家的工作人员，所以他们多数人可能在社会上从事了教育活动就被认定为他们国家的思想发展作出了贡献。为了进一步说明各种教育问题，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西方文明之初的教育状况，将大有裨益。

希腊的影响

随着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带来的混乱，希腊社会受到知识不确定性思潮的强大冲击。人们对传统神灵的信仰在逐渐减弱，对绝对的答案所持有的疑惑感也越来越强烈，随之道德价值观念也受到侵蚀。所有这些情况都驱使哲学家们对当时社会上得到支持的君权神授的信仰产生了质疑。哲学家们根据人类的理智和生存目的来追寻引起信仰不确定性的答案。正如当时教师领袖人物之一的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约前480—约前410，希腊哲学家）的著名格言所说的那样，“万物皆备于人”（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这在当时那个时代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传统的权力，人们相信是上帝在安排着人类的各种事物。

导致传统信仰逐渐衰落的最著名的团体就是智者派（sophist）（或称为诡辩家）。智者派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智慧”（sophos）和“爱好”（philos），



前者的意思是“有智慧的”，后者的意思是“喜爱”。人们从智者派又创造了哲学（philosophy）一词。正是因为智者派明白处理现实生活中各种实际问题的必要技巧，人们才认为智者派是“有智慧的人”。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和高尔吉亚（Gorgias）等个别智者四处周游，为富家子弟以及那些准备从事社会事务的年轻人提供教育机会。这些青年人都是伯罗奔尼撒上层社会人士的子嗣，他们将以立法者、法学家、律师、行政人员或者军官的身份来履行公民的义务。随着神权信仰和绝对价值观信仰的衰落，许多智者宣称，既然法律和道德都是因为需要为人类服务而产生的，因而它们在指导人类活动的时候都会体现出不完美的特点，而且也是不可能完全可靠的。由于人类事务中根本不存在绝对的价值观和标准，所以无论从个体的道德还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任何做法都是权宜之计。只有很好地利用环境条件为自己服务的人才能取得最大的成功。

智者派的教育内容主要集中于公众演讲、修辞学以及游说术。在很多人面前演说并控制人群的情绪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希腊城邦里，所有公共政策的决议都是由出席集会的男性公民集体制定的。修辞学在塑造年轻人的公共服务意识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或许是最为重要的要素。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只有那些有能力的演说家才可以通过取悦、告知并说服其听众的方式形成和改变该社会的信仰和政策。如果非要说在远古的希腊时代智者派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当代那些为政治家和其他人员提供传播媒介培训的形象顾问所起的作用，这也绝不是一件过分的事情。

智者派所教授的技能还是很实用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达到超越自身能力的某种极限。他们不必涉及真理和美德问题，只是教授技能，至于如何运用这些技能，或者这些技能的使用目的是谋益还是谋害都要靠学习者个体自己去解决。换言之，智者派所宣扬的是一种舍弃了道德问题和人性问题的严格意义上的功利主义技术教育。智者派会为他们的一教育收取费用，由于那是当时唯一可以得到的接受教育的机会，智者派从事教育的结果就是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蜕变为富人。

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是这种社会思潮的构成要素之一，但是他本人并不被



公认为是智者派。他也不是一位巡回游历的教师，他甚至从来不曾收取过教育费用。事实上，苏格拉底极力反对智者派们的价值观以及他们的教学方法。苏格拉底不同意把任意的人类标准看作解决人类事物的神明保佑（divine intervention）的唯一办法，他也不认同主要通过修辞手段的煽情演说来决定社会政策的做法。正相反，苏格拉底教育人们通过合理的论辩或者辩证来消除无知，从而发现客观真理，又被称为产婆术或苏格拉底方法。每当人们讨论掌握知识与追求真理是否应该成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时（例如人本主义或自由主义），或者讨论教育是否要强调方法和技能时（例如成为一种技术准备），关于苏格拉底与智者派的教育方法二者之间区别的论争总会再度浮出水面。以上这两种情况可以用来反对另外一种实际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教育传统，这就是苏格拉底和智者派都反对的正统教育。所谓正统教育指的是得到社会掌权人物捍卫并推动的传统信仰和处于优先地位的思想，它是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教育的核心内容。

不管某种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权威（人类或者神灵），或是一种技术或者技工阶层，还是追求真理和幸福的社会个体，以上这三种教育传统不仅会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大多数教育哲学中，还通常会体现在特定文化的社会思潮和行为规范中。过去许多重大的教育争议都可以理解成三要素中某种要素占优势的教育观念与另外一种要素占优势的不同教育观念之间的相互冲突。

所有教育制度或者教育哲学都体现出某种共有特征，呈现出教育观念与其中的价值观念之间的某种平衡。可以这样说，所有教育制度的个别特性是形成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文化和政治组织的基础要素。每一种教育制度都在权力、技术以及个体自由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出一系列的独特性，或者因为这三者中的任何一项以极端的方式（例如，极权主义、专家政治、无政府主义）体现出来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我们将围绕三个方面设计三个问题来评价本书中的思想家和从事教育的工作人员。（1）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过并试图推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现有特权形式的发展？或者他们是否提出过改革现有特权形式的建议，甚或提出针对现有特权形式的更为根本性的变革建议？（2）他们对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人类问题以及经济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技术性解决方案？（3）他们如何推动个人自由选择的发展？他们在这三方



面的作为各有侧重，但都涉及权力、技术以及道德相互作用的问题。

教师和思想家

在当今的希腊国土上曾经出现了教育史上最早的三位思想家。他们所生活的年代跨度约一个世纪（大约公元前 5 到前 4 世纪之间），而这个时期就是伯罗奔尼撒历史上最主要的发展阶段。要想了解教育思想史，就需要特别称颂苏格拉底（Socrates）。因为他是第一个把教学当成一种职业的人，他甚至还是激励人们从事教学职业的主要人物。他认为教学事业是受神的启示而得，是致力于真理的探索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国民秩序的事业。继苏格拉底之后的另一位教育家便是柏拉图（Plato）。他提出了一份权威的教育治国蓝图，这种观念在 2500 年之后的今天依然那么重要。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沿着柏拉图的教育轨迹继续关注教育和社稷治理之间的关系。教育的本质就是如何把一个国家的民众教育成为政府服务的人员，同时让受教育者根据即时需求而时刻准备开展管理工作。这个问题在当代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下也是同样至关重要的。

巴勒斯坦的耶稣基督（Jesus Christ）是教育史上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另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与希腊有任何关系吗？当我们进行教育史的回顾时，就有关系了。我们可以从 21 世纪的视角回顾希腊“万物皆备于人”的思想以及基督教徒庆祝个体道德地位的仪式如何演变成现代社会以权利为基础的个人主义。

昆体良（Quintilian）是罗马时代最典型的教育家和教师。他通过运用希腊的修辞技巧和希腊的哲学原理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观——不涉及道德问题的、有实用价值的教育。他对教育思想的主要贡献就是他认识到个体学习者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到这一时期为止，所有教育思想仍是特别关注青少年后期阶段的教育以及成年人的教育。

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则重新将教育的注意力从教育目标转向教育方法和认识论。他关注知识如何获得的过程。实际上，他对言辞式的教育方法是否优越于经验式的教育方法提出了质疑，特别是针对受到“神圣启示”



的神谕经验，并向偏爱口述的苏格拉底问答法提出挑战。在奥古斯丁看来，上帝成了人类知识的经纪人。

如果我们讲述的教育史存在一千年的空白，这并不表示这一千年间不存在任何教育活动，也不说明教育没有得到任何发展。当然，这一千年中出现了大学的兴起，以及阿伯拉尔（Abelard）和伊拉斯谟（Erasmus）等人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但是一般说来，这些发展远不如以前的教育变革所具有的影响力，例如，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对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曾经在欧洲消失了一段时间，后来经过阿拉伯哲学家的努力才得以重返欧洲。

下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发展是约翰·阿莫斯·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s）提出的以权利为基础的教育主张。宗教改革在教育界掀起了一种新的思潮。如果救世就是让每个社会个体都明了圣经中的真理，那么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经济状况以及具有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都有权利享受适当的教育，这是他们必须拥有的一项权利。

不管是由于什么样的历史原因，总之，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没有得到及时的关注。我们知道洛克（John Locke）关注的仅仅是绅士子弟的教育需求，完全没有涉及平民的教育需求。

接下来另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就是卢梭。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教育史上的影响力就如哥白尼在宇宙学方面的影响力一样，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从卢梭开始，教育思想和教育论著与前期相比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卢梭将教育重心从满足社会秩序的需求以及维持正统教育的方面转移到了首先要满足社会个体的需求上来，他认为应该先有人类的需求，然后再有学科的需求和公民的需求。卢梭提出了教育的再概念化主张，特别是与幼小儿童的教育密切相关。这种教育观念在以后的三百多年中一直影响着人们对教育的看法以及人们从事教育实践的方法。

需要记住的一点就是卢梭不是在真空的环境中从事教育实践活动的。当时，宗教与世俗教育的制度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已经建立起来。在以后两三个世纪中，在为了巩固社会秩序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教育与卢梭及其理论继承者



所倡导的个体自由发展的教育思想之间，不断发生教育博弈。简言之，教育张力就处于浪漫的自由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两种概念之间。

卢梭的教育范式促成了人们教育思想的转化。正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对科学思想史的陈述，卢梭思想的继承者们只是找出这种新的教育思想的含义以及考虑如何将卢梭的基本教育见解运用到实际的教育教学中去。

伴随着 17 到 18 世纪进行的政治革命以及从 18 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而来的是针对平民教育的政治需求，这就意味着教育家必须为普通百姓解决受教育的问题。例如，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追求人类思想的概念化，他认为可以按照卢梭的教育原则选择教学方法来教化民众，这种教育方法既不要求个体民众具有特殊天赋，也不要求从事教育的个别教师采用特殊的方式激发学生。在裴斯泰洛齐看来，教育可以通过以上这种教学方式得以重复进行。福禄贝尔（Froebel）借助德国理想主义哲学继续进行这种教育实践。裴斯泰洛齐和福禄贝尔播种了教育心理学的种子。此外，福禄贝尔还作出了特殊的贡献。福禄贝尔认为，儿童的早期教育应该成为传统的以课程为中心的教育的必要前提条件。他根据这一教育思想提出了两种教育观念——包含各种分支机构的幼儿教育，将教师比喻成专心的园丁。他提出的这两种教育观念在过去的二百年间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教育思想之一。

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教育哲学回到了希腊时代的教育传统——针对社区或城邦中的年轻男性进行教育（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后来的教育已经包含面向年轻女性的教育）。纽曼倡导的教育思想与智者派的教育思想有些类似，但是他更多地关注真理问题。他希望年轻人可以根据社会需求为从事任何类型的工作而做好准备。他认为教育应该首先解决生活经验问题，然后它才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但是纽曼跟昆体良一样，他们都坚持教育必须关注真理和道德公正问题。

受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玛利亚·蒙台梭利的影响，浪漫主义教育因科学主义的发展而受挫。仅凭直觉、比喻以及文化精神是远远不够的，科学理论（如进化论和心理学）和科学实践（如独立观察法、实验法等）都需要



关于人类发展的系统的结构型概念的支持。从裴斯泰洛齐和福禄贝尔的教育思想中我们继承了一种教育观念，即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决定儿童在什么时间段学习某种特定知识以及他们如何学习这种知识的教育模式，因而，相应地产生了如何教授他们特定知识的教育方法问题。蒙台梭利和杜威在创造新的、更加科学化的教育方法的过程中曾参考过这些因素。

当上面提到的这些教育思想占据整个教育领域的时候，尤其在它们控制儿童早期教育的情况下，教育革新必须格外谨慎。伟大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曾提醒人们，儿童不仅是受外力驱使为了自我表现而进行学习的个体，同时，作为年轻的人类群体，作为有自我表现倾向的个体，他们还可能拥有交际需求。教育对他们来说不仅是自我表现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合作、加入社团以及人际交往的机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不管卢梭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影响教育的思想也绝非只有他这一学派。尼尔在他的著作中曾经提到了另外一种教育方法，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和精神病学的进步，人们希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弗洛伊德学说对油画、文学以及电影等主流艺术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对主流教育的影响却是如此之小，这是让人感到吃惊的一件事情。尼尔是为数不多的重视弗洛伊德学说对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由国家授权的正规教育才成为一个颇具争议性的教育话题。伊里奇（Illich）和弗莱雷（Freire）提出保留传统教育制度中的社会文化教育要素。他们这两位教育家认为，到 20 世纪后半期的时候，国家提倡并承担责任的教育制度已经成为关乎教育质量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中的思想家和教师们的教育思想，均受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与文化的限制。在这一点上，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在受到时代文化限制的条件下，他们将同代人的想象力发展到何种程度以及他们对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未来发展提出什么样的计划都是对他们自身能力的挑战。

例如，柏拉图写《理想国》（*Republic*）一书时的初衷并不是将其作为一部教育论著，正如该书的希腊语书名“国家”或“正义”所示，它是探讨治



国才能和关于正义的一部专著。可是，这本书很快变成了讨论教育问题的论著。毕竟，如果没有教育，社会政策和正义问题就不会很好地得到解决。人们如何进行管理以及如何服从有关的管理都取决于他们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直到今天，教育型的思想家们还继承着往昔伟大教育家们的优良传统，即保持对政府与公民参与问题的特别关注以及对政府与社会生活质量的关心。统治与被统治的争斗过程始终体现出个体自由与个体道德生活质量之间的矛盾关系。

如果存在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从个体学习者以及民权自由或政治自由两个角度来阐述教育思想史是人类思想自由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 18 世纪的政治革命发生前后几年间流行的思想潮流。那是关于民主政府开始的标志，是对人权认识的开端，也是个体自由思想传播的起源。

教学概念与学习概念比其他任何教育理论或教育实践中的特殊案例都更加复杂。不论是激进的教育提议还是保守的教育提议，总是具有政治方面的意义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弗莱雷曾经提醒人们，教育不是中性的。或者说教育也不是任何一种特定的教育哲学。从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人开始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激进的批评家，教育思想史就是一部试图影响社会革新方式以及使该国家的青年人社会化的历史，也是影响青年人树立信仰、掌握知识、形成判断力以及养成特定行为方式，并对他们的信仰、知识、判断力以及行为进行控制的历史。此外，教育思想史还是一部为了决定哪些人可以实施社会控制权力而进行的社会内部斗争史。

过去的那些教育思想的先驱对有争议的教育思想不曾进行独立的客观性评价。为了推动他们所支持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实现，他们都试图改变该社会的教育实施方式。教育的本质决定了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是现代人认为后人应该怎样生活以及他们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当中。在任何社会中，教堂、政府、政党、激进的改革家、革命者以及文化利益团体等不是为了公正或者客观性而反对教育控制。他们的兴趣不是对现有的社会状态进行描述，而是对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何种样子进行描绘。

引 言 1



苏格拉底：追求确定定义的教育 1

假如世界上存在一位教育圣徒，哪怕他是一个世俗之人，也非苏格拉底莫属。



柏拉图：城邦教育 11

柏拉图是史上第一位以反思方式系统地著书论述教育问题的人。西方国家中的公共教育政策与教育计划沿袭他的教育思想近 2500 年之久。



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 22

亚里士多德的教育目的是经验主义的：必须确定良民的标准，必须找到培养合格良民的方法。



耶稣：平民化教育 32

我们称耶稣为讲道的大师并不是因为他讲授的内容新颖，而是因为他讲道的方法有助于人们记忆和理解，其教学效果令人难忘。



昆体良：雄辩家的教育_____43

多年来，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一直被公认为教育理论的标准和教育学的权威著作。



奥古斯丁：精神世界的教育_____54

奥古斯丁最重大的贡献是，把教学与学习过程中的教师为中心转移到学习者为中心。这是西方世界花了几百年时间才适应的一种改变。



夸美纽斯：人权教育_____64

夸美纽斯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现代教育理想主义者。他认识到教育具有的政治力量。他的许多思想都体现在现代教育体系的实践和构建中。



洛克：绅士教育_____75

洛克的哲学著作使他跻身于世界一流哲学思想家的行列，正因为如此，他的《教育漫话》才被人们认真地看待，也许认真程度都超出了书籍本身的价值。



卢梭：自然主义教育_____86

创造出现代意义上的“童年”一词的人曾经是个十足的弃儿，而他又曾经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遗弃在育婴堂中……但他发起的一场运动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都极大地改善了儿童的处境，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教育质量。